

## 第一章 穿越成炮灰

正午的烈陽在院內梧桐樹下灑落幾道斑駁陰影，蟬鳴聲一道比一道響亮，幾個躲蔭的丫鬟正圍在樹下低聲嬉笑著，不時望著房門發出豔羨的聲音。

「本以為四姑娘再也不會回來了，沒想到這次居然回府了。」小丫鬟目露亮光。

「是呀，而且四姑娘看起來可比三姑娘標緻多了。」

「妳小點聲，當心三姑娘扒了妳的皮！」

此話一出，眾人皆目露懼色噤若寒蟬。

一個端著吃食的綠衣丫鬟從旁經過，眼角一睨，樹下的幾人立馬慌裏慌張的去做自己的事情。

隨著房門被打開，一道烈陽直入堂前，裏頭的粉色床幔是放下的，綠衣丫鬟輕手輕腳將吃食放至桌上，緊接著來到床前朝著裏面小聲喚道：「姑娘，您可醒了？」清風吹動床幔，帳內依舊不聞任何聲響，就在丫鬟正欲再喚一聲時，裏頭卻傳來一道幾不可見的「嗯」聲。

「姑娘，老爺說讓您即刻過去一趟。」綠衣丫鬟輕聲說道。

聽著外面的聲音，床榻裏的人依舊睜著迷茫的大眼望著這張雕花大床，瑩白的小臉上帶著抹不敢置信，可腦中的記憶卻不斷地湧上來。

作為一個無神論者，夏桐絕沒想到自己居然會穿越，而且還疑似穿到了一本她看過的叫做《嫡女為凰》的瑪麗蘇女強文裏！

當然，她可沒那麼好運氣成為女主，頂多只能算得上是一個成就反派的小炮灰。這本瑪麗蘇女強文乃是一大神之成神之作，在當年也是火遍了半邊天，可謂是霸佔各種排行榜之首，雖然很套路，主要靠女主的性格撐起整個故事，她從不矯情，發現自己對男主有好感後就和他確定了關係，而且智商爆表，吊打一眾女配，後面也沒什麼誤會，兩個人就一路打怪升級特別爽。

可其中還有個智商爆表的大反派，老皇帝昏庸無道，就由這個手段狠毒的攝政王顧秦把持朝政，別看他年紀輕輕，手段簡直是慘無人道，和他不對盤的人沒有一個能活過第二天，就連身為太子的男主也不得不在他手底下虛與委蛇，整個朝野被他壓得大氣都不敢喘。

雖然反派智商高，可這樣才能加劇男女主的感情發展，最後便是在他們的智慧和主角光環加持下打敗反派成功登基為帝，兩人攜手共創美好河山。

不過反派也不是生來就壞，他壞也是有理由的，而她就是那個因為嫌棄反派年少時窮還沒出息，所以就對方退了娃娃親的定安侯府四小姐。

這是一段悲傷的故事，反派的爹是個大清官，和她爹是同窗，兩人當時關係極好，就給孩子定了娃娃親，結果反派的爹因為太正直，被朝中一些人給弄了出去，還得了個罪名被抄家，她家看對方家道中落，為了撇清關係果斷把親事給退了，可想而知反派的黑化是怎麼來的了。

事到如今反派的身分並沒有多少人知道，只有她爹見過當年的反派，不過這些年她爹一直在蘇州當知府未曾回京，也是直到昨日調回京城，才發現對方居然成了權傾朝野的攝政王，可以想像上朝時她爹的表情有多精彩。

如果問夏桐現在有何想法，她腦子裏只有兩個字，絕對是「跑路」了！

「姑娘，老爺看上去似乎找您有急事呢。」綠衣丫鬟恭聲提醒道。

回過神後，夏桐從床上坐了起來，伸手撩開床幔，對著清兒說：「替我梳洗吧。」如今朝中反派一手遮天，他說烏鴉是白的，就沒人敢說是黑的，一品大員說殺就殺，就她一個小嘍囉，要是再不跑，保不定連個全屍都沒有。

「這些都是老夫人送來的，還有大夫人她們，說您若是還缺什麼一定要說。」清兒笑吟吟的拿過梳妝臺前的紫玉簪子別在她腦後。

模糊銅鏡中，女子肌膚勝雪，小巧的瓜子臉帶著抹憂愁，嬌眉輕蹙，此時也不知在想什麼。

原主一直跟著爹爹在蘇州，只有過年時會偶爾回京看看祖母，不過大宅院裏勾心鬥角多，雖然表面上都和和氣氣的，可其實祖母非常不喜歡她娘，因為她娘沒能給她爹生個兒子，而對原主也只是不好不壞而已，畢竟原主長得好看可以給定安侯府聯姻。

梳洗好後，夏桐就有些神不守舍的跟著清兒去了她娘的院子，不過院子裏卻出乎意料地沒有人在伺候，清兒也識趣的退了下去，夏桐有些疑惑的走近房門，卻聽見裏面隱隱傳來一道壓低音量的男聲。

「我就說那孩子會有出息，都怪爹，非讓我們和顧家撇清關係！」

男人的聲音透著股懊惱，旁邊的女人也只是柔聲安慰道：「爹都死了，現在說這些也沒有用了，你今日去上朝，攝政王可有針對你？」

說到這，男人的聲音更透著股苦悶，「哪有呀，大殿裏那麼多人，人家哪注意得到我，怕就怕等注意到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！」

聽到這，夏桐後背不自覺開始冒冷汗，她暗忖著還是帶上原主的爹娘一起跑路吧，於是伸出手敲了敲門。

「誰？」

裏面響起一道威嚴的男聲，夏桐立馬推開房門，帶上了淺笑，「爹，您找我有事？」房裏坐著一個身著灰色華服的中年男人，他有著一張國字臉，不怒自威，此時面上透著股憂愁，看到是自己女兒後，眼神才略微柔和一些。

一旁坐著的美婦人上前拉住她的手，又警惕的看了看外面，這才輕歎口氣拉著她坐下，「桐兒，可還記得曾與妳退婚的顧家少爺？」

縱然什麼都知道了，夏桐還是故作不解的深思了下，隨即微微點頭。

「唉，說出來妳怕是都不相信，說實話我跟妳爹也難以置信，但這是妳爹親眼所見，那顧家少爺如今正是朝中一手遮天的攝政王。」柳氏說到這眼中還透著股後怕。

實在是當今攝政王的名聲可以嚇哭一個懵懂孩兒，死在他手裏的人不計其數，說奸臣都算是輕的了，無人不懼怕他。

夏桐裝作驚懼的瞪大眼睛，「這……」

「我知道妳也怕，可終究是我們對不起他們顧家，事到如今只能看看能不能補救一番了。」柳氏的語氣有些虛，說明她對自己的話並沒什麼把握。

夏桐不知道反派為什麼還沒有來找他們家麻煩，或許是忘記了也不一定，書中原主是在她祖母大壽的宴會上，查出太子喝的酒裏有毒，故而全府都被抄了，實際上這是三皇子做的，他們家只是替罪羊而已。

「那……爹……我們是要逃嗎？」她眨了眨眼，小臉上透著股惶然。

此時不逃，更待何時！

「荒唐！」夏志安突然起身，皺著眉看向窗外，語氣沉重，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為父相信攝政王不是那不辨是非之人，只要妳跟著爹過去賠罪，相信攝政王大人有大量，一定不會追究的。」

夏桐無語，爹你說這話自己相信嗎？

那可是殺人不眨眼心狠手辣的大反派呀，他們現在還過去賠罪，豈不是羊入虎口，送死的嘛！

她深吸一口，似乎還想著勸說什麼，「爹……」

「不用說了！」夏志安大手一揮，「這事妳祖母叔伯們還不知道，也不能連累他們，等會妳與我從後門出去，不要被其他人發現了。」

「妳爹說的對，如果我們真不能逃過這一劫，起碼……起碼不能連累妳叔伯他們。」柳氏紅著眼，緊緊攥著她的手。

看著非要去送死的爹娘，夏桐都要哭了，她只想好好活著怎麼就那麼難？

早死晚死都得死，夏桐妥協的點點頭，咬著銀牙艱難道：「我、我跟爹一起去。」

刑部一共有一百零八種刑罰，得罪反派的通通被關了進去，能留下一條命出來的只有女主，縱然如此，女主也是被打得皮開肉綻，這樣才能突顯反派的歹毒。可現在去送死的是自己，夏桐只覺得整個人都不好了，她可管不了那些叔叔伯伯，一心想找個旮旯角落躲起來，但她不能不管原主的爹娘呀。

等快到攝政王府時，馬車裏的夏志安一臉肅穆的看著自家女兒，「當初和顧家退婚雖是妳祖父的意思，不過終究是我們的錯，待會看到攝政王，妳一定不要亂說話，爹會提提和他父親的交情，希望攝政王能念在舊情上放過我們夏家一馬。」話落，夏桐一臉欲言又止卻沒有說話，只覺得她爹真是太天真了，還提當年的交情哩，怕是越提他們死得越慘，反派現在是看誰都不順眼，他們這一去活著出來的機會簡直為零。

等馬車緩緩停下時，兩人神色都是微微一變，夏志安擰著眉彷彿下了什麼決心一樣，撩開簾子就走了下去，夏桐也做了個深呼吸，準備去送死了。

攝政王府幾個大字赫然醒目，周圍道路上沒有一個行人，森冷得讓人寒毛直豎，等她爹遞了帖子，不一會裏頭就走出一個笑容滿面的中年男人，他應該是府中的管家，但並沒有借勢壓人趾高氣揚，看到她爹依舊客氣的行禮。

「奴才見過夏大人。」

「林管家快起。」夏志安連忙將人扶起來，他哪敢受對方的禮呀。

「是這樣的，下官有事想求見攝政王一面，不知可否勞煩通傳一聲？」夏志安說

著順勢推過去一個錢袋。

這管家也是不客氣的收了下來，面上笑吟吟的掃過旁邊的夏桐一眼，女子亭亭玉立容貌姝麗，他眼中頓時閃過一絲了然。

沒想到這夏大人倒是識趣，剛調回京就過來向他們主子投誠，也不知是不是定安侯府的意思，不過可惜，這女子雖然貌美，可他們主子從來不吃這一套。

「主子還未回府，夏大人不如先進來等候片刻？」林管家客氣的道。

聞言，夏志安頓了下，思及自己此行的目的還是點了點頭，帶著夏桐一起進了攝政王府。

沒有外界傳言般那麼奢華，實際上這攝政王府就是大了些，可夏桐總覺得毛骨悚然，好像背後有很多雙眼睛盯著她一樣。

來到正廳，林管家又讓人給他們沏茶，完了還客氣的看向夏桐，「正廳乏悶，姑娘可以去後花園那轉轉。」

語畢也不等夏桐答應，就指了個丫鬟帶她出去，夏桐也不是不識趣，乖乖跟著走了。

見對方離開，林管家朝夏志安客氣地笑了下。沒辦法，主子一向不喜歡眼前有女人轉悠，他可不敢把人留在這。

雖然不明白對方為什麼要支開自己，但夏桐還是老老實實跟著來到後花園，只不過日頭有些大，她便走到水池邊蹲下，若有所思的看著水中游過的魚兒。

「姑娘喜歡魚，不如奴婢給您拿點魚食來？」丫鬟貼心的說道。

沒想到對方這麼懂事，一點也不像反派府裏的人，夏桐自然是笑著點點頭。

等對方一走，她就再也忍不住垮下臉歎口氣，拿起旁邊的石子有一下沒一下的砸進池中，激起陣陣粼粼波光。

面對曾經羞辱過自己的人，哪怕是她也會報復，更何況是殺人不眨眼的大反派，真不知道對方會怎麼處置他們，她可不要進刑部，那樣還不如現在就跳進池裏淹死好了。

越想越絕望，看著水中游來游去的魚兒，夏桐忍不住輕聲呢喃，「原來這就是任人魚肉的感覺啊。」

才穿過來第一天就死翹翹，她大概是穿越史上最悲慘的一個了。

「這魚倒是新鮮。」

清冷淡漠的男聲突然在身後響起，嚇得夏桐渾身一震，剛一回頭，就看到那管家連忙朝後面的人招招手，「快把池子裏的魚都送去廚房。」

日光下，男人一襲錦衣黑袍身形頗長，完美立體的輪廓上不帶任何情緒，一雙深不見底的黑眸就這麼直直的盯著她。

夏桐呼吸一頓，腳下一個不穩，忽然踩中一顆石子整個人撲通一聲掉進了池水之中。

「救、救命……」噙了好幾口水，她雙手使勁在水裏掙扎著，視線中只有岸上男人冷漠的神色。

眼看池子裏的人掙扎的動靜越來越弱，林管家忍不住偷偷看了眼無動於衷的主子，卻是不敢說話，反正死在府裏的人也不止這一個。

後面跟著的人同樣大氣都不敢出，低著頭額前全是冷汗。

女子半張臉都沉入水中，隨著池水漸漸陷入平靜，男人不疾不徐地轉動了下玉扳指，緩緩轉身，清清淡淡的道：「撈上來。」

「是是是！」林管家立馬低下頭，揮手讓其他人趕緊去撈人。

隨著那道身影越來越遠，林管家不由鬆了口氣，抬手抹了把額上的汗，看來他們主子今天心情不錯。

等夏桐醒來時，首先入目的是她娘擔憂的面孔，不等她說話，柳氏就拉著她的手急切問道：「怎麼樣，可還有哪裏不適？」

看周圍熟悉的擺設，應該是她自己的房間，夏桐咳嗽兩聲努力從床上坐了起來，左右環視一圈，「女兒無事，爹呢？」

她爹該不會是沒逃出來吧！

「妳爹在書房。」說到這，柳氏還左顧右盼一下，接著湊過腦袋低聲道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，聽妳爹說你們沒有見到攝政王，但妳好端端的卻落水了，好在那林管家讓人把妳救了起來，不過妳怎麼會突然落水呢？」

聽到她爹還活著，夏桐倒是鬆了口氣，可想到之前窒息的感覺，還有那個渾身散發著暗黑氣息的男人，她至今手心仍冒著虛汗，感覺那池子裏的魚就是她今後的下場，她絕對不想被送進廚房啊！

見她小臉煞白，柳氏急得伸手去探她額頭，「怎麼了，是不是哪裏不適？」

「女兒沒事。」夏桐回過神後立馬拉住她娘的手，唇角一抿，心有餘悸的湊過去顫聲道：「只是那攝政王不是好人，我……我們還是快跑吧。」

房間裏很安靜，窗外最後一抹餘暉也已經落下，幽幽燭火散發著微光。

柳氏聞言驚得立馬捂住她的嘴，又警惕的左右環視一圈，見外面沒有其他人，這才稍稍鬆下一口氣，壓低聲音滿臉鄭重的看著她，「這話可不能亂說，搞不好我們整個定安侯府都會沒命。」

夏桐眨眨眼，蒼白的小臉上帶著絕望，暗暗想著可要是不跑路，他們遲早會成為那池子裏的魚呀！

「雖然妳爹未曾見到攝政王，可好歹對方也沒有找妳爹麻煩，說明此事還是有轉圜的餘地。」柳氏皺著眉，安慰似的拍拍她的手。

夏桐不知道該怎麼解釋，那可是大反派呀，雖然不曉得自己今天是怎麼活下來的，但她看得出對方絕對沒有想要救她的意思，她又不是女主，在反派手裏可走不上幾個回合啊。

「可——」

「姑娘，老夫人叫您過去一趟。」門外忽然傳來清兒的聲音。

夏桐聲音一頓，想起那個祖母就覺得心累，前有狼後有虎說的就是她現在的狀態。

「快去吧，今日之事就不要再胡思亂想了，一切都有爹娘在。」柳氏摸摸她腦袋，風韻猶存的面容上帶著關切。

夏桐點點頭，下床梳洗後便跟著清兒前往夏老夫人的院子。

她爹有三個兄弟，雖然表面兄友弟恭，可實際關係很複雜，夏老夫人最喜歡的是她大伯，所以繼承她祖父爵位的也是大伯，因為她大伯還生了兩個兒子，夏老夫人就更喜歡了，而她們這些女孩子只不過是用來聯姻的。

等到了夏老夫人院中時，屋裏傳來陣陣歡聲笑語，一聽就知道她那三伯伯的女兒夏敏也在。

一進屋，只見裏面坐了不少人，她的幾個伯母都在，唯獨不叫她娘，可見這夏老夫人是真的討厭她娘。

「桐兒見過祖母和幾位伯母。」她一進門便躬身行了一禮。

女子姿顏姝麗，小巧的瓜子臉清麗動人，一看就是個美人胚子，屋裏人眼神各異，唯獨上座頭髮花白的夏老夫人眼中閃過一絲精光，緊接著又和藹的擺擺手，「快起，聽說妳今日叫了大夫，可是哪裏不適？」

「嬌裏嬌氣，可真難伺候。」夏老夫人旁邊一個面容秀麗的藍裙女子忽然輕嗤一聲。

話音剛落，夏老夫人立馬瞪了女子一眼。

夏桐則慢慢站起身，恭聲道：「只是中了暑氣而已，多謝祖母關心。」

一個笑容滿面的中年女人忍不住悔道：「瞧我這記性，蘇州定沒有京城炎熱，妳受不住是應該的，待會我讓人多給妳送些冰，若是有什麼需要儘管和大伯母說。」有人搬來了凳子，夏桐也順勢坐下，緊接著對那個女人微微頷首，「多謝大伯母。」

「哼，就她一個人不同，比公主還難伺候。」那個藍裙女子又忍不住輕哼了一聲。

「敏兒！」一旁的張氏立馬瞪了眼自家女兒。

以這四姑娘的姿色老夫人肯定會放在心上，沒瞧見其他姑娘都不吭聲了嗎，就她愚笨！

一屋子的人心思各異，夏老夫人忽然正聲道：「過幾日太后壽辰，妳們可有誰想要一起去長長眼界的？」

夏敏聞言立即殷勤的給老人捶著背，嬌聲道：「祖母，敏兒想和您一起去。」

去那種地方肯定會見到不少皇家子弟，又有哪個姑娘不想去，一時間屋裏的其他人都蠢蠢欲動起來，只有夏桐坐在原地無動於衷——

縱然男女主會在那裏初見，可她才不想去參與劇情發展，而且反派肯定也會在，她瘋了才沒事過去晃悠。

掃視一圈，夏老夫人忽然把視線落在夏桐身上，老眼一瞇道：「桐兒妳呢？」

面對四周投射過來的視線，夏桐只是低下頭輕聲道：「桐兒自幼不在京中，怕是有些不懂宮中的規矩，此次就不去給祖母添麻煩了。」

溫婉恭敬的聲音落在眾人耳中，夏敏嘴角微微一勾，只覺得這土包子倒也識趣。

夏老夫人眼一抬，混濁的老眼中閃過一抹深思，「妳是定安侯府的人，總該出去見識一下世面。」

「祖母……」夏敏神色一變。

「這幾日我會讓劉嬪嬪過去教教妳宮中的規矩，妳且好生準備著。」夏老夫人面不改色的說。

夏敏一臉不甘的還想多說什麼，卻被一旁的張氏緊緊攥著胳膊，一時只能嚥下所有不甘，狠狠的瞪著夏桐。

沒想到她會讓自己去，夏桐也愣了一會，正欲再說什麼時，夏老夫人已經擺擺手讓她們都退下。

出了院子，看著前面那道漸行漸遠的身影，夏敏忍不住啐道：「一個土包子算什麼玩意，也不知祖母怎麼想的，就不怕丟了我們定安侯府的臉面嗎？」

還未走出院子，一旁的夏凝不禁左右看了看，「妳小聲點，祖母定有自己的用意。」

「能有什麼用意，無非就是看中了土包子的面皮而已，跟她娘一樣，都不是什麼好貨色！」夏敏不以為意地輕哼一聲。

夏凝往後看了一眼，跟著的丫鬟立馬退後幾步，她這才目光悠悠的看向夏敏，「那也沒有辦法，誰叫這四妹生得好呢。」

說到這個夏敏更氣，聲音不自覺拔高，「要是沒有那張臉蛋，看她——」

話至此處她突然一頓，好似想到了什麼，嘴角漸漸勾起一個詭異的弧度，在月色下顯得陰冷異常。

回到房間時夏桐整個人都不好了，剛從虎口逃生，如今又要上門去送死——說不定人家早就忘了自己的存在，現在她一去晃悠，萬一人家想起來，她肯定跟那魚一樣要被紅燒了！

夏老夫人的心思夏桐不是不明白，可大結局幾個皇子都沒有好下場，身為太子的男主又是女主的，總不好讓她去跟女主搶男人吧，那她鐵定會被炮灰得更快。

四面楚歌說的就是她此刻的處境了，躺在雕花大床上，夏桐呆呆的望了許久的承塵，還是決定得想法子不去這次的太后壽宴。

次日她醒來時，夏老夫人已經派了劉嬪嬪過來教她宮中的規矩，好在這嬪嬪比較客氣，不過縱然如此，她還是扎扎實實聽對方講了一上午的規矩，直到中午才得以休息。

「姑娘您還是忍幾日吧，這裏不同於蘇州，皇宮那地方一不小心就會出事的。」清兒端著吃食走了進來。

屋裏被冰塊熏得涼絲絲的，讓人昏昏欲睡，夏桐靠在貴妃椅上悠悠的搖著團扇，

「我自然知道這些對我有好處，只是……唉……妳不懂……」

歎了口氣，她把視線投向桌上的吃食，目光一頓，「那個紅色的是什麼？」

清兒聞言笑著解釋道：「聽說這是京中消暑的糖水，由一種叫紅櫻的果子所製，其他姑娘都喜歡喝，奴婢去廚房的時候廚娘就順勢給了一碗，您要不先試試？」

糖水看上去倒是挺可口，夏桐搖著團扇來到桌前坐下，不知想到什麼，看著這碗糖水忽然愣了下。

見她神色不對，清兒不禁也把視線投向那糖水，好似想到什麼，神情立馬一變，「奴婢——」

擺擺手，夏桐攔住她要說的話，在清兒驚詫的目光中，端起那碗糖水直接喝了一半。

「姑娘您……您……」清兒神色大變，剛剛是她沒有想到，可主子明明知道這東西不對勁，為什麼還要喝了它？

「沒事。」夏桐繼續坐在椅子上吃其他東西，她不怕這糖水有問題，就怕它沒問題。

清兒急得不行，可見她沒什麼異樣也不好再說什麼，但不知怎的，她總覺得姑娘和以往有些不同，可哪裏不同卻又說不上來。

## 第二章 躲不過宮宴

用了午膳，夏桐又睡了會，可身上依舊沒什麼異樣，這讓她有些失望，她看那個夏敏並不是個善罷甘休的呀。

直到那劉嬪嬪過來教她規矩時，夏桐臉上才慢慢浮現出一些小紅點，這可把清兒嚇壞了，還是劉嬪嬪見過世面，立馬讓人去請大夫。

等大夫過來時，她娘還有幾個伯母和姊姊都來了，當她們看到她臉上的紅點時，一個個都顯得格外心疼，演技堪比國際影后。

「紅櫻果不能與蜂蜜相融，不然會引起皮膚異常，輕則瘙癢，重則爛瘡，好在四姑娘只是生了紅疹，面積不大，只要不去觸碰傷處，不消半月即可好全。」大夫認真說道。

一旁的柳氏忍不住對清兒怒道：「妳怎麼會讓桐兒喝這個！」

外地的不懂，可京中誰不懂這個常識，一時間其他人神色各異都不說話，只有張氏忍不住瞪了眼看戲的夏敏，似乎沒見過這麼蠢笨的女兒。

如此粗淺的伎倆老夫人怎麼可能不知道，這蠢貨居然還想在老夫人面前耍手段！可看著夏桐臉上的紅疹，房裏的夏敏卻是暢快的很，反正只要讓這土包子去不成太后壽宴就行。

「奴婢、奴婢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……」

清兒撲通一聲跪倒在地，紅著眼面上滿是自責，而夏桐則「虛弱」的靠在床上不發一言。

倒是她那個大伯母率先道：「發生這樣的事我也有責任，四弟妹放心，我一定會徹查到底，給桐兒一個交代的。」

「真是可憐四姑娘一張如花似玉的臉蛋了，大嫂若是抓到那粗心之人，定要狠狠責罰才行。」一旁的王氏也滿是關切的道。

柳氏站在一旁沒有說話，只是袖中的五指微微一緊。

這時，屋外忽然走來一道急匆匆的身影，看到房中眾人後也是俯身行了一禮，緊接著將視線投向柳氏，「老夫人讓老奴給四姑娘送來一盒雪玉蘭膏，希望四姑娘好生休養，其餘之事不必多想。」

看著那盒藥膏，屋內所有人心裏頓時有些不是滋味，特別是夏敏，眼睛都要氣紅

了，因那雪玉蘭膏可是皇后娘娘所賞賜，世間僅有十盒，這些年她磕磕碰碰的都不見夏老夫人拿出來，如今竟然給了一個土包子！

「這——」

「敏兒！」張氏一把抓住自己女兒的手，眼神充滿了不悅。

夏敏咬咬牙，最後還是輕哼一聲拂袖而去，倒是張氏一臉笑意地看向柳氏，「既是如此，那四弟妹就多照顧一下桐兒，我們就不打擾她休息了。」

縱然知道此事沒有那麼簡單，可柳氏只能打落牙齒和血吞，夏老夫人不喜歡她，她也一直待在蘇州，於府中根本沒有根基，就算知道有問題也必須裝作若無其事的點點頭。

而其他人關切了幾句便跟著離開，倒是夏凝不經意多看了眼床上的人，眼中閃過一絲精光。

等所有人走後，柳氏忍不住紅著眼抓住夏桐的手，滿臉皆是自責，「都是娘不好，不能為妳出頭。」

清兒也關上門退了出去，床上的夏桐拍拍她娘的手，面上綻放一抹淺笑，「娘不用想太多，您看祖母不還是很關心女兒的嗎？何必理會其他人。」

她就知道那糖水有問題，本想借此躲開這次的太后壽宴，可沒想到夏老夫人是鐵了心要帶她出門，居然連雪玉蘭膏這種東西都肯給她，看來對她是「器重」的很呀。

「可是……」柳氏有些欲言又止，看著女兒面上的紅疹，最後也只是搖搖頭不再說話。

待她娘也離開後，夏桐休息了會，直到酉時她爹才聽到消息匆匆過來看她。

當夏志安看到她臉上的紅疹時，皺著眉頭要去徹查一番，不過卻被夏桐給攔下，就算查清楚了又能怎樣，最後還是和稀泥而已。

沉默了會，夏志安也找回了理智，可依舊渾身都充滿了怒意，就算明裏不管，暗裏也得替自己女兒討回公道。

「今日下朝時為父又去找了攝政王。」他忽然正聲道。

夏桐正皺著眉在喝苦藥，聞言差點沒被噙到，立刻拿過絲帕擦著嘴角的藥漬，瞪著大眼看向她爹。

夏志安站起身，雙手負後眉宇間帶著抹異色，「可我仍然未能見到攝政王，只看到了他府中的管家，不過林管家說攝政王不在府中，讓我多等一會，還說府中最近來了個江南的廚子，清蒸魚做得很有蘇州那邊的味道，讓我留下來試試，為父見他並無異常，可見攝政王對我們是沒有惡意的。」

夏桐小臉一白，後背不自覺開始冒冷汗，暗想只怕她爹再多待一會，就會成為那條清蒸魚了，看來反派果然不肯放過他們啊！

「只是林管家怎麼好好的說起了這個呢？」似乎想到什麼，夏志安又回頭看了她一眼，眉頭微皺道：「對了，昨日妳怎麼會突然掉進池子裏？」

提到這，夏桐神色又有些不自然了，她哪知道反派喜歡突然出現嚇唬人。

「就是……餵魚時不小心掉進去而已，下次女兒定會多加小心。」她故作鎮定道。

聞言，夏志安面上浮現一抹責怪，可見她此時傷勢未癒，也不好多加責備，只是讓她多加休息就離開了。

不過她受傷一事還是得有人出來背鍋，第二日她的大伯母就抓住了那個「粗心」的下人，這只是明面上的，暗地裏她聽說夏敏因為學不好書畫，故而被夏老夫人罰了兩個月的月銀，實際是為了什麼大家都知道，不過是些不痛不癢的責罰而已，夏桐早就預料到了，這就是她爹所在乎的「家人」。

離太后壽宴還有七天，她不知道那個雪玉蘭膏是何等矜貴物，反正用了之後臉上紅疹好得格外快，等到出發那一日基本已經看不出什麼痕跡了。

既然逃不了，她就準備低調一點，畢竟皇宮裏那麼多人，對方也不一定會注意到自己。

夏老夫人也是格外花心思的給她送來了許多衣裳首飾，出發那日清兒倒是比她先挑花了眼。

「這條藍色海棠撒花羅裙定襯姑娘的膚色，您不如先試試？」

清兒還在忙著左右比試，夏桐坐在梳妝臺前，頭都不回只是眼角一瞥，淡淡道：

「就那條秋香色的。」

清兒不由撇撇嘴欲言又止，這條淺黃色的雖然款式不錯，可顏色未免也太淡了些，不過既然是主子的意思她也不好說，很快就把衣服拿過去，並替夏桐挽了個適合衣裙的飛仙髻。

等夏桐打扮好出門時，府門口早停著一輛馬車，那劉嬪嬪正守在邊上，可見夏老夫人已經在等她了。

一上馬車，就見夏老夫人穿了正一品誥命夫人的服飾端坐在那假寐，直到她進來，老眼才微微一抬。

女子皓白的肌膚上已不見任何瑕疵，一條秋香色松花煙羅襦裙將她姣好的身形完美展現，秀美的髮髻上並未點綴太多首飾，整個人看起來倒有些素淨。

夏老夫人眼眸一眯，似有些不悅，「不是讓人給妳送了衣裳過去嗎？」

車廂內氣壓有些低，夏桐早就知道夏老夫人會不高興，當下也只是低著頭，恭聲解釋道：「今日宴會上豔麗之人必有許多，孫女不想做那芸芸中的一人。」

馬車已經開始行駛，輕細柔軟的聲音響在耳側，夏老夫人眼角一睨，定定的看了眼這個孫女，倒是並未再多說什麼。

這個孫女自幼不在她身邊長大，不過看上去也是個有主意的人，這樣也好，至少以後嫁進了皇家能站穩腳跟就行。

見對方不再說話，夏桐也是暗暗鬆了口氣，這個祖母和其他定安侯府的人都不是什麼好東西，她現在要做的就是儘快讓她爹看清現實，這些親人都是不可靠的，不然就算她能從反派手裏逃生，後面也會栽在這老夫人手裏。

一路無話，今日的京城格外擁擠，馬車走走停停半個時辰才到宮門口，不過離宮門口還有些距離時，外面就傳來陣陣嘈雜聲，夏桐大著膽子偷偷撩開簾子一看，只見宮門口圍了不少禁軍還有經過的大臣。

「發生了何事？」夏老夫人忽然一睜眼。

不等夏桐回話，外面的劉嬾嬾就撩開簾子，一臉諱莫如深的把腦袋湊了進來，「好像是攝政王的馬車跟鄰國的使節發生了爭執。」

無論是誰到了宮門口都必須下馬車，當然反派除外，於是夏桐好奇的跟著夏老夫人走了下去，就見宮門口圍了不少人，一群禁軍氣勢洶洶的包圍著幾個衣著古怪的男子。

一輛偌大的黑木馬車不動如山的屹立在那，周圍氣氛一片肅穆，一個年邁的大臣忍不住走上前，對著馬車裏的人勸說道：「今日乃太后壽宴，普天同慶，攝政王不如看在太后她老人家的面子上，大事化小如何？」

「真是豈有此理，我們千里迢迢代表我國表達對貴國的友好，原來這就是你們的待客之道嗎？」其中一個衣著古怪的男子義憤填膺道。

夏桐躲在人群後瞧了一眼，看那兩個人的服飾應該是朗國的人，這是一個周邊小國，不過資源豐富比較有錢，所以和他們一直保持著良好往來，可敢在大反派面前這樣說話，不得不說這兩個人真是勇氣可嘉。

馬車裏的人沒有動靜，倒是外面一個執劍的年輕男子冷笑一聲，目光銳利道：「入鄉隨俗，使節如此不懂規矩，怕也不是真心尊重我們大晉朝。」

「你……你休要信口雌黃！」那個使節急得臉紅脖子粗，「不過是馬車在攝政王前面多停留了一會，這算什麼規矩！」

他們朗國資源豐富，大把國家和他們往來，沒想到這大晉朝居然如此橫行霸道！此話一出，包括夏桐在內的所有人都為這個使節捏了把冷汗。規矩？如今這個攝政王可不就是規矩嗎？

「你想知道這是什麼規矩？」執劍男子忽然上前一步，神色森冷，「好，我告訴你。」

「等——」

不待那個老臣出聲阻攔，兩道鮮紅頓時飆濺在宮磚上，先前還在嚷嚷的兩人已經一動也不動的躺在地上，瞪著大眼，脖間的劍痕刺目不已。

一陣冷風吹過，眾人都打了個寒顫，執劍男子只是隨手將劍收回，對馬車裏的人說了句什麼，接著又繼續面不改色的趕著馬車，似乎剛剛只是耽誤了些時間而已。一些見慣了的臣子們也只是歎口氣繼續往宮裏走，好在這朗國只是個小國，可皇上只聽信奸人讒言，也不知這樣的日子何時才能到頭。

夏老夫人臉色也不怎麼好，縱然聽說過這攝政王的兇名，卻是第一次見到如此不顧禮法之事，真是奸人當道啊！

其他剛到的貴女們還不知發生了何事，等聽人說起時也是嚇得渾身發抖，攝政王這三個字足以嚇得她們腿軟。

而夏桐則後背全是冷汗，她終於明白什麼叫做反派教做人了，可怕的是，她覺得反派之所以會變成這樣，主要是因為自己父親做個好官沒有好下場，所以他就乾脆做個奸臣，報復社會！

沒有人知道為什麼老皇帝會這麼信任反派，雖然對方是靠軍功起家，從一個小兵升到了驃騎大將軍再到一手遮天的攝政王，還是很有本事的，可也不至於幾乎將

兵權都交到了他手中，而且還對反派言聽計從，不然京中那些世家又怎麼會委曲求全在一個新起之秀面前尋出路，不過這個書中沒有記載，只描寫了反派之所以黑化的原因。

「今日之事不可多嚼舌根，明不明白？」夏老夫人回過神，滿目精光的看著她道。夏桐立馬點點頭，如果夏老夫人知道他們定安侯府曾經在這個攝政王身上捅了一刀，不知會作何感想。

步行前往內宮，不時有急匆匆的宮人經過，夏老夫人並沒有帶她去宴會所在的地方，而是往後宮走去，因為夏家跟皇后沾了點親，所以此行定是要先去拜見皇后娘娘的。

夏桐一直恭敬的攙扶著夏老夫人不敢多言，而對方則不疾不徐道：「待會見了皇后娘娘不要亂說話，若是太子殿下也在，那就更好不過了。」

於定安侯府而言，若是與太子結親那是最好不過之事，故而夏老夫人才會不遺餘力帶她來皇宮，只是那可是男主，夏桐完全不想做個跟女主爭男人的惡毒女配。皇宮很大，夏老夫人走路慢，直至天邊最後一抹餘暉落下，她們才到達長樂宮。與往日不同，到了這夏老夫人立馬換上一張謙和的笑臉，對門口的宮女和氣道：「麻煩通報一聲，就說定安侯府老夫人求見。」

今日來拜訪皇后娘娘的人眾多，可皇后娘娘誰都沒見，宮女也有些遲疑，「老夫人有所不知，今日皇后娘娘鳳體欠安，並不見客。」

聞言，夏老夫人神色一變。

一旁的劉嬪嬪識趣的塞過去一個荷包，「麻煩姑娘了。」

「老夫人客氣了，不是奴婢不通傳，實在是娘娘今日的確不見客。」宮女一時間也有些為難。

就在這時，不遠處忽然走近一個綠衣宮女，見到夏老夫人後也是立馬上前行了一禮，不卑不亢的道：「今日娘娘的確不便，老夫人不如先行，奴婢會與娘娘說您來過的。」

「麗雲姊。」看到綠衣宮女，之前的那名宮女立刻躬身退了下去。

知道這是皇后身邊的大宮女，夏老夫人也沒有多糾纏，和藹一笑道：「那就麻煩姑娘了。」

「應該的。」

看著幾人離去的背影，麗雲目光落在夏桐身上，眼中閃過一抹深思，她竟不知定安侯府還有這麼位模樣出眾的姑娘。

本以為沒見到皇后，夏老夫人會不高興，可去宴會的路上對方並沒有露出什麼情緒。

等到金華殿時，裏面已經來了不少人，笙歌樂舞好不熱鬧，夏桐的出現頓時惹來女眷區不少人的注目，見她是跟著定安侯府的老夫人而來，可見也是定安侯府的，皆暗忖著以往怎麼沒聽說過定安侯府還有位這麼標緻的姑娘？

來到自己位子上坐下，夏老夫人便與其他誥命夫人閒話家常去了，言語間必定會提到夏桐，後者則老老實實坐在那當個花瓶任人打量。

「這位姊姊可是定安侯府的，怎的我從未見過？」右座一個模樣可愛的姑娘忽然好奇的湊了過來。

其他貴女們也都在若有似無的打量著這邊，夏桐有些彳亍，只是看著對方微微一笑，「我自幼隨家父在蘇州，近日才回到京城，妳喚我夏桐就好。」

話落，女孩也是訝異的眨了下眼，「原來是桐姊姊，我就說怎的從未見過，我是顯國公府的嫡女，妳喚我沁兒就行了。」

女孩非常熱情，笑起來還有一對酒窩格外可愛，而且是顯國公府的嫡女，這身分可比她高多了，不過夏桐並沒有被對方的熱情所迷惑，不過是一些塑料姊妹花而已，利益面前隨時都有可能被捅刀子。

可面上功夫還是得做好，於是她笑著道：「沁兒妹妹這身衣裳真好看，不知在哪做的？」

說到這衣裳首飾，沒有女性會不在意，林沁立馬笑吟吟的看了眼自己的衣裳，「就是京中的喻德坊，裏面的裁縫手藝可好了，改日有時間我們可以一起去逛逛，桐姊姊這麼好看，定然穿什麼衣服都漂亮。」

三言兩語間兩個人聊得就跟親姊妹似的，不過夏桐很是謙虛的笑了下，「沁兒妹妹真會說笑，對了，我聽聞沈尚書府的嫡女倒是極為標緻，不知今日來了沒有。」說著她還故意左顧右盼起來，好不容易有機會見到女主，她自然不能錯過這個機會。

「她呀？」林沁神色有些微妙，隨即便偷偷看了眼東南方最角落的那個紅衣女子，壓低聲音道：「聽聞她行為可不檢點了，經常拋頭露面出沒在市集之中，就算長了張好臉有什麼用，我還是覺得桐姊姊最好看。」

被人一誇，夏桐故作羞澀的低下頭，實則眼角餘光一直掃向角落裏的紅衣女子。隔得遠，可依稀能看出女子五官豔麗，她一身紅裙驕陽似火讓人難以移目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小圈子，唯獨女主沒有，她一個人坐在那也不理睬別人。

這個女主是穿越的，前世可是個國際大律師，手段強勢幹練，標準的女強人一枚，但她雖然是嫡女卻不受寵，經常被繼母欺壓，她也一直在尋找機會強大自己，而今晚的宴會正是她與身為男主的太子初次見面。

按劇情來說，兩個人剛剛應該在花園裏見過了，女主誤打誤撞發現了男主和手下的談話，匆忙之際留下了一條手帕，後面男主根據手帕自然知道了她的身分，然後暗地裏就開始觀察起女主，發現她和別的女人不一樣便慢慢起了興趣。

不過今天可是有大劇情的，女主的妹妹早就看她不順眼，遂使計讓人把女主叫去御花園，冤枉她和一個侍衛偷情，這種醜事皇后只是暫時壓下不讓外傳，並且把她先關了起來，不過等宴會結束女主還是找到了突破口替自己洗白，可縱然如此，她的名聲也不怎麼好聽，那個妹妹因此徹底得罪了女主。

「桐姊姊，妳剛來京城，必定對京中還不熟悉，不如過幾日我帶妳好好逛逛如何？」她的這個塑料姊妹花還在那熱情邀約，夏桐卻已經在想別的事情，於是敷衍地點點頭。

作為一個小炮灰，她覺得應該為自己尋找一條出路，搶男主什麼的太危險，還是

跟女主做個好朋友吧，希望女主的瑪麗蘇光環能夠關照她一下。

視線一轉，角落裏的紅裙女子突然不見了，夏桐神色一變，沒想到一眨眼女主就被妹妹叫走了，這可不行，既然要跟女主做朋友，她當然得阻止接下來的事情發生。

離宴會開始還有小半個時辰，夏桐眼珠一轉，捂着腹部有些羞澀的看向林沁，「我忽然有些不舒服，得去偏殿休息一下，如果我祖母問起來，能幫我轉告她一聲嗎？」

「自然可以，要不要請太醫？」林沁一臉關切地問。

搖了搖頭後，夏桐道了聲謝，接著便留下清兒，一個人揪著手帕徑直往外走去。她記性很好，縱然皇宮地形複雜，還是記得來時御花園的所在，只要自己快一點，應該能追上女主。

天邊透著抹黑沉，月朗風清，今夜的皇宮熱鬧非凡，宮人們都三三兩兩的結伴而行，巡邏的禁軍一批接著一批，藉著月光，夏桐很快就來到御花園，不過御花園太大了，她一時還不清楚女主在哪個方位。

時間已經不早，要是女主被人抓住，她豈不是白追出來了。

掃視四周一圈依舊沒看到半個人影，就在她準備往前查探一下時，不遠處的假山後卻傳來陣陣話語聲。

人都是好奇心的，夏桐按耐不住貼著石塊輕手輕腳的挪了過去，假山後的說話聲也越來越清晰。

「此事本殿下不想走漏半點風聲，你可明白？」

這是一道聲線略尖的男聲，語氣有些陰沉，莫名讓人打了個寒顫。

「多餘之人屬下已全部處理乾淨，殿下大可放心。」

第二道聲音透著抹恭敬，可話語依舊讓人不寒而慄。

夏桐後背一涼，看著頭頂的下弦月，不自覺開始挪動腳步想離開這個是非之地。

「這樣最好，過幾日……誰！」

隨著假山後的聲音一厲，一道寒光驟然射了過來，夏桐還未轉身，後背就猛地撞上一道肉牆，那道寒光貼著她脖子留下一道隱隱的血痕……

周圍寂靜無聲，晚風輕輕拂過，隨著假山後一陣腳步聲傳來，只見裏面走出兩道身影，為首的男人一襲錦衣華服面容帶著抹陰沉，身分應該極為尊貴，可待看到來人時卻是嚇得神色大變。

「攝政王……怎、怎的會在此處？」

攝、攝政王？

夏桐小臉煞白一片，根本不敢動，因為一把尖銳的小刀正離她脖子只有零點零一釐米，不過此時卻被一雙骨節分明的大手夾著，而手的主人似乎就站在她身後……

小刀上泛著寒光，月色下，男人隨手把玩了一圈，晦澀難懂的眼神突然落在對面之人身上，聲音清冷道：「三皇子這是想刺殺本王？」

暗夜蕭瑟，御花園籠罩在一層朦朧月色中，三皇子面上帶著惶恐，立馬低下頭恭聲道：「剛剛聽到身後有響動，本以為是刺客，故而才突然出手，絕非有冒犯攝

政王的意思。」

說到這，他眸光一閃，不經意掃過夏桐一眼，先前他聽腳步聲分明是個沒有功夫的人。

「皇宮之中人來人往，有響動實屬正常，莫非都是刺客？」一旁執劍的青衣男子突然冷聲道。

三皇子一噎，手心微緊，卻不敢言語，打狗還要看主人，攝政王身邊的人他惹不起。

不過他的屬下卻突然大著膽子解釋，「攝政王恕罪，因腳步聲行跡可疑，殿下才會有所懷疑。」

話音才落，三皇子眼神一變，不等他阻止屬下，就見眼前一道寒光閃過，身後突然響起砰的落地聲。

說話之人還瞪著眼，就這麼直直的挺屍倒地，脖間的鮮紅在夜色下無比刺眼。

青衣男子收回長劍，神色不變道：「險些傷到王爺，罪不可赦。」

夏桐：「……」世界太危險，她好想回家！

看著屬下的屍體，三皇子唇角一抿，眸中閃過一抹暗色，沉默片刻後突然恭敬的低下頭，「差點傷到攝政王，這是他罪有應得。」

三皇子低著頭讓人看不清心中所想，可夏桐知道他肯定心懷怨恨，這人可是書裏另一個奸詐的反派，為了跟男主搶皇位無所不用其極，他們定安侯府就是被這個三皇子給坑死的。

顧秦沒有言語，神色依舊冷淡慵懶。

「若無其他事，那吾就先行一步了。」三皇子看了他一眼，接著便轉身漸漸消失在暗夜之中。

### 第三章 御花園驚魂

等人一走，周圍氣氛瞬間凝滯起來，夏桐好似想到什麼，立馬轉過身，頭也不敢抬的俯身行了一禮，聲音恭敬道：「小女子見過王爺。」

朦朧月色下，女子青絲傾瀑，一襲秋香色挽紗襦裙娉婷動人，垂下的頭已經低到胸前，似乎在懼怕著什麼，白皙的五指緊緊揪著手帕，骨節略略有些發白。

夏桐能不怕嗎？她怕下一個被一劍封喉的就是自己啊！

「聽說刑部又出了種刑罰？」

清冷淡漠的聲音忽然響起，夏桐瞬間身子一僵，小臉頓時褪去所有血色，整個人都開始發顫。

一旁的執劍男子不解的看了眼自家主子，可還是如實回道：「乃尤大人所創，先將犯人手腳筋脈挑斷，再讓其在釘板上行走，至今為止，未曾有犯人挨過此刑。」

夜風一吹，夏桐整個人都要被嚇懵了。

看著那張毫無血色的小臉，男人不疾不徐的轉著玉扳指，眼瞼一垂，嘴角微勾，「妳怕什麼？」

這是死前的言語恐嚇嗎？

強烈的求生慾讓夏桐跪倒在地，驟然抬頭對上那雙深不見底的黑眸，豁出去似的

道：「當年退婚乃是祖父的意思，父親也無法阻止，小女子知道定安侯府罪惡滔天，可如果當年父親能夠做主，一定不會退婚的，要不然當初、當初也不會讓您……與小女子訂親。」

最後一句她說得有些羞澀，可有些事還是乾脆挑明的的好，是生是死就一句話的事，至少不必再白白擔驚受怕。

清脆的女聲讓旁邊的執劍男子呆愣的站在原地。他聽到了什麼？主子竟然曾經被人拋棄過？

微風吹動男人墨色的袍身，那張冷峻立體的臉上不帶絲毫情緒，一雙黑眸就這麼對上女子清澈的杏眼。

「是嗎？」半晌後顧秦才微微垂眸，聲音不輕不重。

男人有張完美到極致的輪廓，可他的性格卻與他的長相恰恰相反，古怪到完全讓人猜不透他在想什麼，夏桐緊張的揪著手帕，不知道該怎麼解釋，只能繼續垂死掙扎。

「父親一直心懷歉意，可是侯府之中小女子與父親都人微言輕，有些事根本做不了主。」她眼珠一轉，繼續甩鍋。

話落，顧秦手中的小刀忽然咻的一聲直入假山中，一塊碎石頓時四分五裂，他眉眼帶笑道：「有些歉意是需要用命來還的。」

輕飄飄的聲音在寂靜夜色中響起，兩人四目相對，夏桐身子一顫，嚇得幾乎要暈厥過去。

繼續把玩著指間的玉扳指，顧秦眼角一瞥，看著女人顫顫巍巍的樣子，他不由嘴角微勾。果然，他還是喜歡看到他人恐懼的模樣，特別是這個女人。

微微俯身，他掃了眼那張煞白的小臉，眸光暗沉，「不過本王一向喜歡以德報怨。」

低沉的聲線猶如一條毒蛇，直接鑽進了夏桐心裏，風一吹，後背陣陣發涼，等她回過神時，眼前的人早已走遠，寂靜的御花園中似乎只剩下她一個。

倒是那執劍男子即便遠去，也還是好奇的回頭看了一眼，沒想到有人這樣對自家主子，居然還能活到現在，而且剛剛主子還救了這女人一命，實在讓人難以置信。如果可以，夏桐只想穿到原主沒退婚之前，到時她一定打死都不退婚，還會老老實實嫁給反派，做一個賢慧的糟糠之妻，努力扳正對方的想法。

可惜，世上沒有如果，相信反派會以德報怨，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！

此時此刻，夏桐沒心思再找女主了，只打算趕緊往宴會處趕，她沒想到自己這麼倒楣，如果剛剛不是反派出手，她可能就被三皇子給殺了。

不過這個反派也是個大變態，肯定想讓她每天都活在恐懼中，最後再一刀喀嚓掉她，世上居然有這麼變態的人，完全跟他的長相不符呀！

事到如今，夏桐決定以後一定要跟女主做好朋友，讓她的瑪麗蘇光環照耀一下自己。

等回到宴會時，她還是沒有看到女主，倒是林沁看到她回來，關心了幾句後，突然湊近她悄悄爆了一個大料。

「妳不知道，剛剛有人發現沈尚書的嫡女和李大人的次子在西殿那邊偷情！」

此時女眷區的人一個個都在低聲議論著什麼，要知道這可是個大新聞，特別是嫉恨女主那張臉的人，一個個都幸災樂禍了起來。

夏桐聞言整個人都不好了，這、這怎麼跟劇情不一樣？不是女主被冤枉和侍衛在御花園偷情嗎！

見她一臉吃驚，林沁看戲似的低聲笑道：「那李大人的次子就是個紈褲，經常流連於煙花之地，沒想到那沈莘這麼不檢點，真是人不可貌相呢，此時人已經被皇后娘娘給關押起來了，等宴會後再行審問，不過最後肯定要嫁過去的，只是這尚書府的臉怕是要被她丟盡了。」

「這……」夏桐驚得不知道該說什麼。

殿中歌舞昇平好不熱鬧，大部分人已經到了，顧秦坐於龍椅右下方，懶懶的倚靠在那，無人敢上前敬酒。他一來，底下大臣們的說話聲都小了許多，一個個頭頂跟籠罩著一團烏雲般，壓得他們連大氣都不敢喘。

夏桐不敢到處亂看，一直在權衡利弊要不要救女主，可如果救的話，她要怎麼救呢？

不過這事似乎並沒有她想得那麼輕鬆，沒多久清兒就從夏老夫人那走了過來，俯身挨著她耳邊道：「老夫人說待會宮宴散席後，讓您儘早與她回府。」

夏桐微微皺眉，這是老天都不讓她幫女主了嗎？

遲疑片刻，她忽然挨近清兒低語了幾句，後者聞言神色一變，面上滿是不解，

「這……要是被老夫人知道……」

瞥了眼正在和別人閒聊的林沁，夏桐立馬看著清兒低聲道：「我自然有我的打算，妳去便是。」

清兒不明白自家主子為何要這樣做，可既然是主子的吩咐，她自然得聽從，咬咬牙悄無聲息的退出了大殿。

見她離開，夏桐微微鬆了口氣，自己能幫女主的也就只有這麼多了。

「桐姊姊，我聽說喻德坊新到了一批西域的布料，據說柔軟不已，妳要的話我幫妳先定下幾匹可好？」林沁突然興致勃勃的湊了過來。

女人之間的話題無非就是八卦和衣裳首飾，夏桐自然是笑著點點頭，心思卻飛到別的地方去。

沒多久太后跟皇帝就到了，眾人皆是朝拜，可若非事先知道，夏桐都要以為皇帝跟太后是同輩的了，古人老得早，可這皇帝四五十的年紀看上去卻跟六七十一樣，眼眶凹陷，神色頹靡，氣勢攝人的龍袍穿在他身上鬆鬆垮垮的，說句不好聽的，就跟隨時要登天似的。

大殿很大，太監拿著一份名單念著此次的賀禮，上首的皇后正在跟太后說著什麼，聽了她的話，太后卻是有些不高興，老眼一眯，「如今的世家女一代不如一代，妳看著辦吧，別汙了宮裏的風氣就好。」

「妾身明白。」皇后微微點頭。

一旁的麗雲忽然湊近皇后，低聲道：「今日定安侯府的老夫人來拜見您，還帶了個眼生的姑娘，應該是最近回京的四姑娘，人倒是謙遜有禮，模樣也是拔尖的，

不過那時太子殿下在，奴婢便沒有讓她們進來。」

聽著耳邊的低語聲，皇后抬手用護甲拂了拂袖上不存在的灰塵，狹長的鳳眼微微一挑，「長得標緻有何用，別與那沈府的姑娘一般，辱沒了世家風氣。」

看著那邊已經空了的位子，見那奸賊又不顧禮法率先離開，皇后不禁微微搖頭，如今奸臣當道，皇上不納忠言，朝中怨聲載道，此時也只能靠她的皇兒了，這太子妃的人選她定要仔細斟酌才行。

底下的夏桐正在看歌舞，上頭在說什麼根本也聽不到，倒是發現大變態早退了，顯然做多了這樣的事，那些古板的御史怕是早就被氣得要吐血。

清兒沒多久便回來了，還對她微微點頭表示事情已經辦成，夏桐這才安心地看完了整場表演，沒有大變態在的大殿還是一片祥和的，等宴會結束後她跟著夏老夫人一起回府，並沒有觀看女主的後續審問。

在馬車裏，一直假寐的夏老夫人忽然抬眼，悠悠問道：「妳先前去了哪？」

夏桐眨眨眼，瑩白的小臉神色不變，「回祖母，我先前肚子有些不適，所以才去偏殿休息了一會。」

她就不相信夏老夫人會專門跑去問偏殿的宮女！

夏老夫人聞言並未言語，只是意味深長的看了她一眼。

夏桐有些坐立不安，這老夫人可是宅門的一把好手，也不曉得有沒有看穿她。

等回到府中時，她也不知道女主現在怎麼樣了，不過自己能做的都已經做了，一切就看女主的瑪麗蘇光環給不給力了。

後面幾天都很風平浪靜，皇宮裏的消息她也打聽不到，不過夏桐卻沒有閒著，四面楚歌的情況下，她必須得為跑路多做準備，於是向她爹要了五百兩。

「妳要這麼多銀子做甚？」夏志安皺著眉頭放下手中的公文。

書房裏瀰漫著一股淡淡的墨香，夏桐討好的來到她爹身後，殷勤的替他捶著肩，撒嬌似的道：「您不知道，這京城東西可貴了，我想買點好的衣裳首飾都不行，您說多丟我們定安侯府的臉面呀？」

聽女兒嬌裏嬌氣的抱怨著，夏志安沉思片刻，覺得確實如此，蘇州的東西的確不能與京城相提並論，自己的女兒當然不能委屈了，想了想後直接大手一揮，「待會讓張叔給妳送過去。」

定安侯府底蘊足，可靠那點俸祿肯定是不夠的，所以每個人手裏都有些鋪子和莊子，曾經作為蘇州知府，她爹可是掙了不少錢。

「謝謝爹！」夏桐眉眼一彎，十分熱情的給她爹捶著肩，不知想到什麼，忽然眼珠一轉，繼續道：「還有……就是您有沒有想過分家呀？」

「妳說什麼！」夏志安驟然扭頭，一臉嚴肅。

夏桐抿抿唇，頗為擔憂的道：「您也不是沒有看到，祖母不喜歡娘，平日裏處處針對，娘心裏必定是不好受的，而且在這府裏規矩那麼多，不如分家來得好，我可不想再被人弄得一臉紅疹了。」

她說時一邊低下頭，聲音透著抹委屈，拐走爹娘跑路的第一步，肯定要從分家開始！

夏志安皺著粗眉沉思起來，這不是一件小事，女兒考慮的他也有想到，只是若是分家，他身為朝中的二品大員，到時必定會惹人非議，於定安侯府也會有影響。沉默了片刻，他還是揮揮手，「此事爹會考慮，妳莫要亂想。」

知道不能急於一時，夏桐點了點頭，一會後便離開了書房。

回到自己房間後，她立馬將一些不喜歡的首飾都拿了出來。

「找機會妳尋個沒人的時候，出府把這些全都當掉，然後替我存進錢莊裏。」夏桐一邊在梳妝臺那裏挑挑揀揀一邊道。

清兒一臉吃驚，好半天都回不過神，不明白自家主子為何要這樣做。

看著抽屜裏這個老氣的玉鐲子，夏桐毫不猶豫將其扔進了小箱子中，聲音清脆道：

「這些放著也無用，我想多留點錢，自己以後也好做嫁妝。」

開玩笑，她當然得準備好跑路的資本了，有錢走遍萬里，沒錢寸步難行，如果實在迫不得已，她也只能拋下爹娘自己先跑路了，畢竟該做的都已經做了，對方不肯跟她一起逃命也沒有辦法，大不了以後有機會等反派被炮灰了，她再在他屍體上捅幾刀替爹娘報仇。

清兒聞言卻是先羞紅了臉，「您……您想得可真長遠。」

蓋好盒子，夏桐將東西放進床底，語氣充滿憂愁，「妳看祖母的樣子就知道我不是多慮的。」

說到這，清兒認真的點了點頭，畢竟老夫人最近的舉動實在是太明顯了。

「姑娘，老夫人請您過去一趟。」門外傳來了丫鬟的聲音。

夏桐一愣，立馬理了下髻上的朱釵，暗想這夏老夫人找自己肯定沒好事。

等她來到正廳時，聽見裏頭傳來陣陣歡笑聲，一進門便看到夏老夫人坐在上首，難得露出「慈祥」的笑意，而身邊正站著一個熟悉的身影。

「桐姊姊！」看到來人，揚著小酒窩的女孩立馬湊了過來，拉著她手使勁的搖晃著，「這幾日娘一直讓我跟師父學畫，我今天可是好不容易才出來找妳玩的。」林沁身著一襲流光溢彩的蜀錦，髻上蝶翼金絲朱釵搖搖晃晃好不惹眼，此時那張小臉上滿是抱怨的神色，似乎跟她關係很好一樣。

夏桐愣了愣，顯然沒想到這個塑料姊妹花居然真的來找她聯絡感情了。

大廳裏有不少人，就連夏敏等人也在，看著兩人關係那麼好，夏老夫人滿意的笑了笑，能和顯國公府交好，那自然是極好的事情。

而張氏她們心裏就有些不舒服了，不由暗暗瞪了眼自家閨女，這小妮子剛來京城就交到了顯國公府嫡女這樣的貴女，偏偏自己女兒淨和那些家世不顯的人來往！

「國公夫人自然是為了妳好，就妳愛調皮。」夏桐嗔怪似的點了下對方腦門，赫然一副姊妹情深的模樣。

「哪有啊，我這不是想著能和桐姊姊一起去喻德坊看看嗎。」林沁嘟著嘴嬌裏嬌氣的蹭著她胳膊。

看著這一幕，夏老夫人不由笑出了聲，「既是如此，桐兒妳便和林姑娘出去轉轉，看中什麼自己添置便是。」

話落，一旁的劉嬪嬪立馬給了清兒一個盒子，也不知裏面有多少錢，而夏桐自然

是不客氣的接下了，難得能吸一下夏老夫人的血，真是不容易啊。

「太好了，那我們快走吧。」林沁迫不及待的挽著她的手想走。

倒是另一邊的夏敏忍不住出聲道：「祖母，我也想出去轉轉。」

說完，還忍不住看了眼林沁，她自然也想跟顯國公府的嫡女交好。

只是不等老夫人說話，林沁就直接拉著夏桐離開了，竟是理都沒理她一下，身為顯國公府的嫡女，她自然有這個資本不理會閒雜人等。

見狀，夏敏臉色頓時一青，手心緊緊攥著手帕，夏老夫人則是不滿的瞥了她一眼，人有三六九等之分，就自家孫女這心性，又有哪個貴女願意與她交好？

出了定安侯府，夏桐也有些懵，沒想到自己這塑料姊妹花這麼踐，連個表面功夫都不肯做，這下那夏敏肯定恨死她了。

馬車裏，林沁好似看透了她的心思，不自覺的輕哼一聲，「在我們府中，我向來是說一不二，最恨當面一套背後一套之人，妳沒來之前，妳的這個姊姊一直在說妳壞話，這種人我最討厭了，不過妳放心，我一定會替妳出頭的，只要我放出風聲，日後必定沒有人願意與她交好。」

馬車一顛一顛的，外面充斥著小販的吆喝聲，夏桐不知道該說什麼，這名媛圈看起來也不好混吶，不過能夠打壓夏敏她還是很爽的。

「對了，那天妳走得早，不知道那沈莘當真是好手段，本來證據確鑿的事，不知從哪又跑出一個宮女，說看到她只是剛到西殿……沈莘可會狡辯了，最後竟讓她給脫了罪，不過縱然如此，她在各宮娘娘面前必定留下了不好的印象，以後怕是沒有哪個皇子敢娶她了。」林沁面上露出一絲慶幸。

這最後一句才是重點吧！夏桐倒沒什麼觸動，女主要是這麼容易出事，那她就不是女主了，人家可是男主的天選之女，未來的皇后呢。

「將來之事誰又說得清呢？」她不在意的笑了笑。

隨著馬車停下，顯然是目的地到了，一下馬車便是一副熱鬧非凡的景象，首都果然不一樣，比之蘇州要繁華得多。

喻德坊三個大字赫然屹立在繁華地段中，夏桐提著裙襬與興致勃勃的林沁一同走進去，只是剛一進門，就聽到了幾句陰陽怪氣的奚落聲。

「做出如此有辱門風之事，她竟也好意思出來行走，若是我，早就絞了頭髮做姑子去了。」

「于姊姊，妳怎麼能和有些人比呢？有的人不顧廉恥，怎會在乎臉面之事？」

擺滿朱釵首飾的堂中充斥著衣裳不俗的女子，此時只見幾個曾在宴會上看過的貴女正在諷刺另一個女子。

而被諷刺的女子面容豔麗，一襲紅裙驕陽似火，神色未變，不是女主還是誰！

女主生了一張好臉，難免惹人嫉妒，此時也是牆倒眾人推地受盡奚落，不過當事人顯然並不在意，彷彿從未在乎過這些異樣的目光。

「沁兒妹妹？」眼尖的看到林沁出現，有人立馬笑吟吟的迎了過來，一邊還掃了

眼夏桐，「這位是……」

緊緊挽著夏桐胳膊，林沁眉眼一彎，露出兩個酒窩，「這是定安侯府的桐姊姊，之前都在蘇州，近日才回到京城，妳們以後可不准欺負她呀！」

女子一襲碧色挽紗束腰襦裙娉婷動人，小巧的瓜子臉清麗脫俗，定安侯府來了個標緻的四姑娘，眾人早就有所耳聞，蘇州出美人，看來果然如此。

眾人掩住心中的嫉色，一個模樣秀麗的藍裙女子忽然走上前，一臉的嗔怪，「沁兒是把我們都當成吃人的老虎了？」

話落，眾人皆是掩嘴低笑不止，倒是林沁撇著嘴和對方爭辯起來。

夏桐一直笑著未曾說話，而一旁的女主似乎挑好了東西，正欲去掌櫃那結帳。偏偏有些炮灰喜歡找事，就見剛剛那個奚落女主最厲害的圓臉女子突然靠上前去，對著掌櫃道：「這支簪子我也看中了。」

掌櫃的頓時有些為難，而沈莘則是微微蹙眉，似乎已經開始不耐煩。

見狀，林沁突然湊了過來，挨著她輕聲道：「那是成郡王的嫡女周漫，仗著家世橫行霸道慣了，連我都不放在眼裏。」

「可是……店裏只有一支，您不如看看別的款式？」掌櫃腆著臉賠笑道。

店裏最近來了批西域的布料，故而今日才會有那麼多人前來，不過這周漫看中的哪是簪子，只是看不慣女主而已。

「放肆，本郡主說要這個就要這個，她又沒付帳，為何別人不能要？」後者冷哼一聲，面上滿是不悅。

霎時間，一些討好她的人也跟著附和起來，「就是，這可是當今郡主，你最好掂量著點。」

能在這種繁華地段開鋪子的人怎麼可能沒有點背景，看著這一行叫囂的人，夏桐只覺得不忍直視，這簡直是炮灰的標配呀。

拿著簪子，沈莘直接掏出一錠銀子放在櫃臺前，淡淡的瞥了周漫一眼，「現在我付了帳，東西是我的了。」

四目相對，周漫眼睛一瞪，似乎沒想到她居然敢挑釁自己，「妳、妳好大的膽子！」

「買賣本就天經地義，郡主才學應該不低，怎會沒聽過先來後到一詞？還是……妳只學過仗勢欺人？」沈莘微微一笑，眉眼間顧盼生輝。

跟身為律師的女主耍嘴皮子，夏桐只想替這幾個炮灰默哀。

「妳！」周漫氣得臉色格外難看，她一向囂張慣了，還從未有人敢如此忤逆她。倒是她身邊那個相貌普通的女子忽然道：「郡主學過什麼我們不知道，但大家肯定都學過禮義廉恥，不過沈姑娘怕是沒有學過這個。」

「對！」周漫冷笑一聲，「可這也不怪妳，誰叫尚書夫人去得早，無人教養就是如此粗俗。」

其他人頓時你一言我一語的大聲奚落，只有夏桐幾人在那看戲，名媛圈裏也有黨派之分，很顯然，林沁與那周漫似有不合。

「我是無人教養，可郡主與我這個無人教養的計較，想必禮義廉恥也好不到哪裏去。」沈莘嘴角含笑，拿著簪子就準備走人。

此話似乎觸怒了周漫，只見對方猛地冷喝一聲，「妳給我站住！」

可沈莘並沒有理會她，徑直往外走去，直到經過夏桐身邊時才腳步微頓，幾不可見的道了句「謝謝」。

擦肩而過之際，夏桐回頭看了眼那道離去的身影，不由嘴角微勾，看來女主知道那日是自己幫了她。

沒想到竟然有人如此不給自己臉面，周漫氣憤不已，但礙於這麼多人在場，也不好發作，只惡狠狠的瞪了眼那個掌櫃，隨即便想離去。

經過林沁身邊時，還不陰不陽的掃了眼夏桐，眼中閃過一絲嫉色，「都是定安侯府的姑娘，四姑娘倒是格外不同些。」

見火燒到自己身上，夏桐也只是微微一笑，「郡主也很是不同。」

此話一語雙關，那周漫神色一變，最後怒氣衝衝的帶著人走了。

夏桐可不是不受寵的女主，定安侯府好歹也是一流的世家，她爹也是二品大員，並不是誰都能欺負的。

等人一走，一旁的林沁才輕哼一聲，「我本還看不慣沈莘的行事，可今日見她如此不給周漫臉面，竟也覺得她順眼起來。」

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，此話用到哪裏都合適。

夏桐只笑不語，可實話說，看女主懟人就是爽啊！